



你是一道长安城垛

□杨焕亭

阳气回归的日子
你站成一道长安城垛
从汉武帝马行吟中矗立
集结临战的方阵
从唐宗边塞诗行里雄起
构筑生命的防线
从解放烽火进行曲中巍峨成一道千古秦岭

我亲爱的抗疫勇士啊
你们!守护长安
守护每一个家园,每一寸热土
守护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少年
这是最后的吼声
长安城墙注定是民族的堡垒
而今你以一段城垛而站在前沿
这是最后的斗争
长安城墙注定再铸丰碑
我相信每一道砖缝刻下你闪光的名字
这是最后的冲锋
我相信你和明天一起走进唐诗续篇

寒风凛冽的冬夜
你站成长安的一段城垛
小区坝上的路灯下
你迎风而立手执棉签
仿佛战士手中的冰锋利剑
没有雪,你如雪的防护服宁静成一尊尊银色雕塑

让我重读飞将军的银甲
重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而你吟“有我白衣天使在,不教病魔肆虐长安”
这是最后的决战
长安城头旌旗猎猎 鼓角连天
这是最后的决战
长安 等待勇士归来将军凯旋

我,一位霜染鬓发的老者
常含泪水眺望夜色长安
读你白色的身影
就是读长安城墙的每一块城砖
可我深知你是血肉之躯
是母亲是丈夫
一样有魂绕梦牵
一样有女儿梦中呼唤
一样有花前月下情爱相伴
一样有女儿柔情男儿泪眼
是生活让你冶炼成热血女儿钢铁硬汉
蘸着泪水浇筑民族绮梦
守卫锦绣家园万里江山
这是最新的《长城谣》
它是这样澎湃激越,云卷浪翻
这是最新的《风雅颂》
这样荡魂摄魄 宏伟壮观
这是最新的《史记》
隽永恒久,刷新纪元



黎明前的星光

□王盛华

分明记得
去年冬至前夜
我走过长安街道
唯一陪伴我的
是寒风下颤抖的灯光
我的双唇已被口罩封闭
只能用心向天空发出祈祷

今天我又踏上这条街道
天上依旧是半轮月亮
街边的店铺都已关闭
不敢把封闭的城市惊扰
时间仿佛被锁进冰箱
只有树下偶尔旋起的黄叶
为我消减了少许凄凉

幸好,天上还有星星
身边还有白衣甲士在守护
有爱就有温暖
有星星就有希望
当黎明到来时
依然会看到
冉冉上升的太阳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碑林路人

这一方土地富庶了千年
这一座城市寓意着平安
这一口大钟唤醒了终南
这一阙词
唯美了的城市
唯美了我们的八百里秦川

我的八百里秦川
住着咱细香的妹子
倔强的汉
我的八百里秦川
用一捧捧黄土和一块块砖
记载着一个个朝代的往事
和一次次的战火烽烟

我的城市就在这八百里秦川
她面对着渭河,背靠秦岭

我的城市就在这八百里秦川
她用一纸宣墨勾勒出盛世繁华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十三个王朝
见证了你的兴衰,你的起始
和你褪色的旗帜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再也没有烽火
再也没有硝烟
再也没有谁
可以践踏你的尊严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祥和的花朵在灯影里
点亮了不眠的夜晚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南去的飞雁已在归来的时刻
快马加鞭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春去秋来的风里
都是月挂枝头的岁岁平安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钟楼、鼓楼做了你的卫士
夜夜坚守着你,花开千年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让我用一壶老酒盛一轮明月
站在永宁门上大声地喊
这是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我要你带着平安的符咒
再保我的家乡,吉祥万年



千秋岁引·疫中寄思(外一首)

□春草

辛丑寒冬,顽毒恶痛,肆虐
都城势汹涌。孤独雁塔钟楼
静,昨昔璀璨今只影。路不行,
市已停,人惊悚。

傲雪梅花斗冽冻,疫去病消
民欢庆。风云变幻话驰骋,信步
寰宇业鼎盛,今朝战绩千秋颂。
众心同!江山固!堪圆梦!

怀念毛主席

同看雪世界,意中却是春。
不为萧瑟故,躬耕奉众亲。
探索救国路,鼎铸民族魂。
只身别故园,万众亿众心。

小草赞

□郑治全

我爱身上的绿军装,但我更赞美大自然的绿小草,因为它是装点祖国山河的绿色。

无论漫步何处,无论是睁着或闭着眼睛,我面前总是展现着一片无边无际的小草海洋——绿茵茵的草地。它像一幅巨大的、流动着生命气息的画的底稿,美妙地衬托出火红的花、雪白的棉、橙黄的谷;映衬着富有青春活力的劳动大手、俏美流丽的鲜艳彩裙;掩护着战士警惕的眼睛、锃亮的钢枪;尤其是那绿浪间,不时飘荡着一阵阵欢快明快、幸福自豪的笑声,更使人听到了生命的音律,触到了神州大地的希冀之心……

曾有人对我说,他爱小草“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但讨厌小草的平庸无为。

不,我要说,小草应当赞美,应当进入诗人的歌页和诗行,应当让歌手放声去颂唱。

诚然,没有人真正赞美过小草,因为它是植物界里的无名之辈。然而,小草却不因自己的渺小而放弃对生存价值的创造。

三月阳春,它用自己的身躯,

给人们生活的画卷涂上希望的绿意底色。

酷暑盛夏,它用自己的执着,护卫着大地的尊严,让风华正茂的夏季,驻扎在春天的画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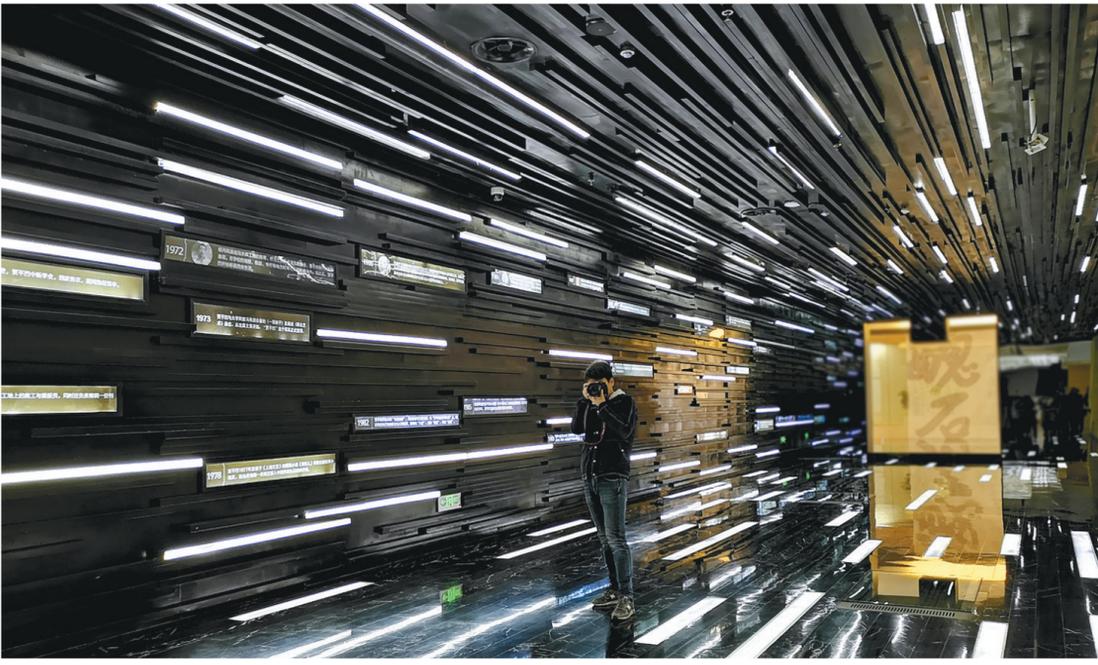
硕果实秋,当人们喜获丰收的时候,它拖着疲惫的身躯沉思着,怎样使自己生存的价值更实在、更有意义。

严寒隆冬,它毫不惧怕地向世人宣誓:只要你们需要,我愿无偿地奉献出微弱的光和热……

更可贵的,小草从不向人们索取什么,也不曾奢求过廉价的同情和施舍,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的希望。

这一切,不正是小草可赞之处吗?呵,小草,为自己摄取的甚少,给别人赠予的甚多,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由此,我想到东山日头背到西山,默默耕耘的农民;脚踏实地,挥汗如雨,勤奋工作的工人;风餐露宿,悄悄巡逻的战士;不分昼夜,伏案攻关的党政人员……他们不正是生活在原野上的一棵棵小草吗?

我赞美小草,我愿做一棵小草,为装点祖国的山山水水,奉献出一点点绿色。



时光隧道

王争峰 摄

虹桥漫步

□钰铃

爱上虹桥,没有理由;爱上汉江,没有原因。下班或者周末,我总是喜欢环河一圈,从虹桥上走过,有时小跑,有时散步。而汉江的虹影、灯影、水景的美总是尽收眼底,熟悉而生动。日复一日,汉江“虹桥漫步”便成了我每日坚持的打卡活动。

清晨,走在虹桥上,像在仙宫中行走一样,感觉自己轻轻地飘过虹桥。汉江河面上笼着一层朦胧雾纱,近处远处的建筑全笼罩在薄雾中,有种海市蜃楼的缥缈。清风徐徐吹来,沁人心脾的清新河风迎面而来,此时,汉江像一位含羞的美女,披着神秘的面纱,露出迷离奇幻的惊艳之美,让你尽情欣赏“雾漫汉江”之晨景。有时雾散去,一轮红日从虹桥上慢慢地探出酣醉的红脸,又让你欣赏“长虹日出”之奇景。

若是正午走过虹桥,太阳当空照,阳光直射在碧波上,层层荡漾,道道金色光芒万丈,日光水光交错辉映,刀光剑影般像在吟唱一曲铿锵有力的“将军令”,对面高楼上的玻璃墙上便镶嵌着一片片闪闪发

亮的金子。这时,一边走一边和着芬芳的《摇太阳》一起摇一起唱,与汉江虹桥一起来“摇碎金光”。傍晚,若你在虹桥的水边,突然眼前光柱闪烁,一道虹影从天而降,让人眼前一亮,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时,沿河的所有彩灯全部依次亮了起来,整个河畔如天上人间,流光四溢、五彩斑斓,让人们尽情欣赏眼前这美轮美奂的汉江夜景。虹桥呈现出一道道彩虹,每天每时的颜色不一,赤橙黄绿青蓝紫变换着。彩灯一排排沿河点缀,两旁高大的楼房上,每一窗灯光也亮了起来。水、灯、楼互相交错,相映成趣。一排排彩灯影快乐地流动着,活泼地跳荡着,伴着

河畔的广播音乐舞曲,再加上散步、锻炼的绰绰人影,构成了一幅美妙醉人的汉江夜色图。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

如果是夏夜,人影如蚁,河畔热闹非凡,人们都约而同地围拢在母亲河身边纳凉,放松工作一天的劳累,卸下身心的疲惫,母亲河便成了一幅天然的纳凉休憩图。而此刻走在虹桥上,凉风习习、水波鳞鳞,放眼望去,一幅诗人郭沫若的天上人间图便尽情展现眼前。

我最喜欢在河边自由地奔跑、漫步。有时在手机里放着音乐,走走听听、唱唱想想;有时抬头看一看蓝天白云,低头看一看清澈的汉江,一切的快乐与烦恼都成了幸福的人生旅程。

撑一把伞在汉江的虹桥上,来来去去,行于而行,偶尔阳光、偶尔雨晴,像极了我们的人生。风雨铸就成长的历程,旅途收获酸甜苦辣,人生之旅,生动而丰盈。活着,才是最好的财富,无穷的宝藏。

那些扫落叶的时光

□吴清琴

大街上飘来阵阵烤红薯的香味,令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时光。

吃过晚饭,父亲先将红薯一个个洗净,再取块方布擦干,熟练地放在炉火周围,用个千疮百孔的圆磁铁盆罩住。这时候,母亲多是在灯光下纳鞋底,或是缝补衣服,我们兄妹几个则在旁边一边读书写字,一边等着红薯出炉。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和电脑,乡村的夜晚是安静的。若干小时后,满屋子弥漫着喷香的烤红薯味道。父亲戴着双打着补丁的白帆布手套,将烤好的红薯放在大圆盘里,待晾温热,每人分得一块。剥去皮,轻轻一咬一口,绵绵软软、甜蜜甜甜,口中、心中飘逸的,不只是红薯的香,更是父亲满满的爱。

深秋,礼拜天放学后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伙伴们一人拉一辆两轮小架子车,到村口马路两边的河沟里扫落叶。说是河沟,其实早已干涸。几场大风吹过,公路旁的杨树被吹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河沟里堆满厚厚的落叶。我们一人一把小扫帚,每人

负责扫一段。大家一边哼着歌一边干活,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用小手一摸,全变成了小花脸。你笑我,我笑你,一个个前仰后合。远处飞来几只小麻雀,落在枝丫上也赶着凑热闹。疯玩够了,我们再用小簸箕把扫成堆的落叶装上推车送到家里,不仅可以用来生火煮饭,来年还可以送到地里当肥料。

高中毕业到城里读书后,再没有扫过落叶。初次来到美丽的古城,每一条街道的背后,仿佛都隐藏着一个个转干回的故事。不管是四年象牙塔还是离开象牙塔后的日子,这座城市有我无悔的青春,有为梦想奋斗的汗水和泪水。光阴流逝,我亦习惯了它的春夏秋冬与它的喜怒哀乐。清晰记得毕业第一年,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街道旁,灯光下多是结伴而行的年轻恋人。我一个人或是在图书馆,或是奔波在采访的路上。

岁月荏苒,愈是临近逢年过节,内心那份渴望回家的感觉愈是强烈。绿树萦绕的村庄,有我的父老乡亲,有我深深的爱。静谧的深夜,银河闪烁、月光皎洁。每每遥望故乡,千里迢迢,飘飘渺渺,我就禁

不住潸然泪下。想念父母,想念村里的老屋,想念小院中的石榴树,想念村口潺潺流淌的河流,还有山上那片春天会开满金色油菜花的土地。似乎只有故乡和故土,才会让灵魂感觉安稳和踏实。

每次离家,母亲总是说,叶落终究归根,而我注定再回不到她的身旁。后来,在这座古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温暖的家。休息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地伫立在阳台,于繁华之处,看人来车往。

寒年春节回乡,再次来到小时候曾经扫落叶的地方。寒风阵阵吹起,从耳旁嗖嗖而过,森森寒意袭满全身。大地无声,我静静凝望落叶纷纷,潇潇袅袅随风飞舞,一片一片飘下来,或飞落在干涸的河沟里,或飞落在大树旁,陪伴着深情哺育过它的母亲。而当年一起扫落叶的同伴,有的已成家立业,功成名就;有的已杳无音讯。回望处,只有熟悉的小路,安静的树木,还有,依偎在大树旁的层层落叶。

远方的伙伴们,你在他乡还好吗?时过境迁,不知何时还能再相见,共扫一次落叶,说说那些年轻藏在心底的话。



岚皋老篾匠

□廖霖

去乡下游玩,在岚皋县南营山镇桂花村三组村民周清孝院落,偶遇一老人正在整理竹条。好奇之下走近看,原来老人是当地编织竹器的篾匠师傅,他正在给这家主人周清孝编织连盖。连盖,是一种农村工具。过去,农村每家每户都有这种农具,用于打麦秸秆、稻、菜秆或残存的谷粒、麦粒等。每年粮食作物成熟后,是连盖飞舞的季节,在各家院坝响起“噼噼啪啪”的拍打土地的声音,喧闹不息的连盖声如嘹亮的山歌在山谷间回荡。

老人头发有些花白,但是做起活来依然麻利、严谨。在与这位篾匠师傅闲谈中得知,他叫张明幼,今年七十有余,家住本村九组。

对于80、90后来说,篾匠是个陌生的词语,可它却是一门古老的职业。提起农村这些农用手编竹器,年龄稍大一些的人不会感到陌生。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岚皋乡村有一群靠着手工活生存的艺人,如篾匠、木匠、泥瓦匠、补锅人、剃头人、弹匠以及石匠等等,俗称“九佬十八匠”。工匠们走乡串户揽活,靠手艺谋生。这些能工巧匠代表着那个时代制造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记录了一个特定时期及地域的非物质文化。

随着时间推移,传统的农耕生产逐渐被新型的现代机器取代了,老物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行走在岚皋乡村,已很难觅得“九佬十八匠”的踪迹了,如连盖、背篋、篾箕等等,这些农具都饱含了老一辈智慧的结晶。那些曾经牵系农民生活点滴的“老行

当”,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随之渐行渐远,正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曾是多少人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值得收藏的“宝贝”。

过去在农村能称为“匠”的人,都是能把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品做到极致,有精湛的技艺,匠人都有着很强的敬业精神,靠的是口碑吃饭。现在农村里逐渐消失的匠人,不仅仅是手艺失传那么简单,这常常让我想起过去匠人们的身影,想起他们那份严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追求。

张明幼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一把篾刀写春秋。他所坚守的正是这个时代稀缺却又亟须守护的工匠精神。四十余年如一日,张师傅做篾匠坚守至今,并没有创造显著的业绩,但他以一颗质朴而踏实的心,用那双勤劳之手为当地几代村民做了一件又一件优质的实用的篾器,为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手艺人,一代“守艺人”。清心坚守在喧嚣的世界,在时光中打磨自己的作品,以生命书写匠心。这些民间老艺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